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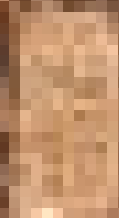
大同恨

顾汝光

顾朴光 著



大園恨



第一卷

上

· 贵州人民出版社 ·

顾汶光 顾朴光 著

天 園 恨

责任编辑 周珍元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本书插图 黄天虎

天 国 恨

第一卷（上）

顾汝光 顾朴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125印张 330千字 5插页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600

书号10115·447 定价1.5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长篇历史小说。建国以来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来描写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彪炳史册、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

《天国恨》是第一部。

《天国恨》第一卷（上、下册），主要描写太平天国草创阶段，即洪秀全创建拜上帝会，到金田起义这一历史时期；以洪秀全为首的拜上帝会和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清朝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拜上帝会和天地会之间的斗争等为副线，相互交织，展开了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生动地展现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夕，各种势力相互角斗，英雄豪杰跃跃欲试，山雨欲来，雷霆俱至的历史画面。

小说结构严谨，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民族特色浓厚。它以生动、娴熟的文学语言，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如洪秀全的气宇雍容，张嘉祥的骄横狡悍，石达开的少年英俊，张遂谋的深谋远虑，冯云山的多谋多智，肖朝贵的骁勇善战，杨秀清的义胆忠心，韦昌辉的投机取巧……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本书作者是我省文坛上的新人，为写这部小说花费了十余年时间，搜集整理有关史料，并深入到当年太平天国活动的地区进行实地考察。第一卷写作历时五年，六易其稿，上、下两册约六十万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HGP6/04

第一章

广西桂平县北数十里，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名叫金田村，村里仅几十户人家。村东，是一片富饶的平畴沃野，一望无际。村西，有一座高数丈、南北走向的横岗犀牛岭。犀牛岭西，是巍峨绵亘的紫荆山区。

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一天夜晚，天气异常沉闷。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在犀牛岭上的密林里徘徊。

半规残月，无力地在乌云中穿行，时不时将惨白幽寒的光，洒进横空交织的密林里，在阴湿的草地上布下斑斑驳驳的阴影。山风呼啸，掠过林梢，发出低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林中古藤盘绕，枝蔓交缠，象一张巨大的网，将姑娘紧紧地裹住。

姑娘低垂着头，靠在一株古松上哭泣。她的头发被树枝抓乱，衣裙被野刺撕破，脸上、手上也被荆棘划出道道血痕。

“三妹——！三妹——！”远处传来焦急的呼唤声。

山谷里，四面八方传来回音：“三妹——！三妹——！”

她不由自主地浑身一颤，痛苦、仇恨、爱情、绝望……数不清的感情，在她湖水般清澈的眼睛里，涌起了串串泪珠。

呼唤声越来越近。在众多的呼唤声中，三妹能够明晰地分辨出一个特别洪亮、特别凄楚的声音——这个仿佛凝着血的呼喊声，是从她心上人谭绍光肺腑里喷出来的。

她左手扶着树干，右手卷成圆筒形，放在嘴前准备回答，眼里滚下一串泪珠，右手无力地滑下来。她咬紧嘴唇，无力地倒在树边的石头上，悲气塞心，掩面痛哭……

“三妹——！三妹——！”

一声呼唤，三妹一阵颤栗。她把嘴唇咬得更紧，心中激烈斗争着。回不回答，事实上是生与死的最后抉择。她非常想大声回答，想再见谭绍光一面，哪怕是再看他一眼，她有多少话，多少委屈要向他倾诉……

但是，在生与死两条路中，她选择了后者——也不能不选择后者。她要用死，对凌辱她、害得她家破人亡的财佬蓝如鉴作血的控诉。

“三妹——！三妹——！”

谭绍光 and 朋友们焦急的呼唤声已经逼近，三妹的心又象大海的波涛，剧烈地激荡着。面对生与死的最后抉择，谁能够不犹豫，不踌躇呢？

她想活下去，她才十九岁啊！自从前年她认识谭绍光，并由杨秀清撮合，三媒六证许给了他，虽然尚未婚嫁，但，彼此早已情意殷殷，心心相印了。两年多来，她曾经无数次在漫漫长夜里，做过许多甜蜜的梦，醒后犹自柔情萦怀，不胜娇羞。她用谭绍光对她的深情为经线，用自己圣洁的爱为纬线，编织过一幅充满憧憬的理想之图。她决心用洁如水晶，深似碧海的少女之爱，作为实现这理想的保证。这个保证如果不遇到意外，将是多么可靠啊！

但是，她的主人蓝如鉴，竟用最卑鄙最残忍的手段，在三妹用心血编织的理想之图上，涂满了耻辱的痕迹。她痛心地回忆这理想的画图，图上圣洁的光环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混沌丑恶的痕迹。唉，多么令人辛酸啊！

她想活，她应该活下去。但强烈的自尊心和贞洁观，使她觉得未来的生活只剩下了耻辱。心灵受到摧残，对于三妹这样的姑娘，是最大的不幸。因此，她决心死，不能不死。

“三妹——！三妹——！”

随着呼唤声，谭绍光举着松明，从密林深处走出来，身后跟着

五六个汉子。松明在林子里发出昏暗的光，半明不灭，闪烁烁烁。三妹在暗处看得非常清楚：绍光一边睁大眼睛，朝四面搜索，一边伸长脖子大声呼唤。

这时，三妹心乱如麻，深情地盯住他，一次又一次地把秀丽的睫毛上的泪珠抹掉。临死之前能看到心爱的人，三妹感到一丝安慰。她在心里向他喊道：“绍光哥，永别了！”

谭绍光举着松明，四面张望，猛然，他似乎看见了什么，眼睛一亮，兴奋地跑过去，却原来是一树野花在风中摇曳。他绝望地抱着野花的枝干拼命摇着：“天啦！三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目睹这情景，三妹泪如泉涌，心尖滴血。她用衣袖捂住嘴，深情地轻声喊：“绍光哥，你的三妹在这里，在这里……”

可是，山风将她的喊声吹散了。

谭绍光木然地转过身子，眼神又变得痴呆停滞了。这哀楚的眼神使三妹幽恨万千，心旌动摇！两年来，他那双明亮的眼里，从未流露过如此悲伤、绝望的神色啊！

他步履艰难地往前走着，身子摇晃，眼睛直盯着前方，冷不防绊着一根枯藤，僵硬地倒在地上。手里的松明被摔得老远，一明一灭地闪着……

三妹的心差一点蹦出胸膛，她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定一定神，大步朝绍光走去……

可是，才走了几步，她站住了。在斑驳的树影里，她仿佛看见了父亲干瘦、悲愤的脸，似乎在对她说：“三妹，女人的贞节，比一切都紧要……要知道，你阿爸是黉门秀士啊！”这些话是她受辱后，父亲流着泪对她说的。

三妹一阵哆嗦，身不由己地退回原处。巨大的精神枷锁使她窒息了。假如今后有人指着她的背脊责备：“这妹仔不贞……”叫人怎么受得了？从省事起，父亲就给她看《烈女传》等宣扬三从

四德的书，并且，不止一次教导她：“女人的贞节，比生命更重要。”耳濡目染，无非圣人之教，她自幼便对贞妇烈女充满了崇敬之情。现在，她不是正面临着这样的考验吗？她颓然倒在石头上，浑身象散了架。

一只野兔受了惊，窜出草丛，奔突而去。谭绍光听见响动，心中又燃起了希望，从地上拾起半明不灭的松明，蹒跚地向前寻找三妹。

眼看他越来越近，三妹真正到了生与死的最后时刻了，进一步则生，退一步则死。但是，无论她怎样挣扎，终于没有力量摆脱旧礼教的束缚。死神胜利了，它将赢得三妹。三妹一咬牙，下了决心，退到大树后面，以袖掩口，嚤嚤啜泣……

谭绍光和伙伴们来到刚才三妹坐过的石头旁，石上余温犹存，但绍光却高举松明，四处张望，除了枯藤野刺，什么也看不见。他绝望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呼喊：“三妹，回来吧！千仇万恨我为你昭雪！”

山谷忧郁地应和：“……千仇万恨我为你昭雪！”

要在这样的时候坚持自己的信念，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何况，赖三妹只是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心上人和她相距不过两步，伸手可触，她倒反而觉得百倍孤独。既然已经身受侮辱，她没有脸再见绍光哥了。

乌云吞没了月亮，吞没了繁星，吞没了最后一线光明。狂风哀号，山谷悲鸣。一道道闪电，紧接着一声声惊雷，滚过树梢，滚过千山万壑，把山岳大地、沟壑密林和三妹的心，都震得颤栗起来了。

绍光在她对面呆呆站了一阵，又一边呼喊，一边绕过她藏身的大树旁，紧贴着她擦过去了。啊！这生与死的距离竟这么近呀！

喊声渐渐远去，三妹才从大树后钻出来，睁大眼睛，努力向

绍光离去的方向张望，想最后看一看他的背影。可是，除了密密麻麻的枯藤老树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三妹象发了狂——绝顶的痛苦使她变得疯狂，两臂紧紧抱着大树，不胜悲痛地哭喊：

“绍光哥，我在这里……在这里啊！你救救我……救救我，你的三妹在这里……”

回答她的，是一阵阵沉闷的雷鸣……

暴雨如泼，雷电交加；落叶狂舞，树干吹折。狂风摇撼着树梢，发出尖厉的狂啸，惊得鸟飞兽鸣，狐奔兔窜。密林里显得更加黑暗，更加恐怖了。一道刺眼的闪电挤进森林，老树怪石，象一只只狰狞的猛兽，围绕在三妹周围，张牙舞爪，好象要将她撕碎。

剧烈的痛苦之后，往往会产生异常的平静。三妹心里没有一点恐怖，耻辱和绝望使她置生死于度外。她用手理了理被狂风吹乱的头发，心里反而象一潭死水般宁静、沉着了。

这种面对死亡时反常的平静，却使三妹镇定下来，追忆往事……

她家是广西人，父亲赖旭，是个落第秀才。为人既正直，又古板迂腐，屡试不中，只得执鞭糊口。后因事得罪东主，乡里立不住脚，带了妻子、儿子赖文光、女儿三妹四处飘泊。道光十九年，因友人荐举，到广州城郊一位财佬家作塾师。那时，正值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州禁烟，激于爱国义愤，赖旭亲到总督衙门，检举东主与洋人勾结，偷售鸦片烟，复被解雇。次年，朝廷和英夷开战，赖旭在民团中作了一名谋士，十三岁的赖文光，也执短刀参加了战斗。道光二十一年四月，英军炮击广州城，妻子惨死在炮火下。未久，林则徐、邓廷桢均因抗击英军被革职。新任钦差大臣琦善畏英如虎，一心卖国。赖旭悲愤交集，一气之下，又携带儿女回到广西，流浪数年，辗转来到桂

平县大宣里蚰蚰村。经人介绍，到大财佬蓝如鉴家作塾师。

由于薪俸极低，举家过着“数米而炊，称薪而爨”的清苦日子。赖旭生性旷达，全不以穷为意，每有闲暇，便教儿女读书写字，倒也另有一番生趣。

儿女长大成人了，赖文光在蓝家作长工，三妹没日没夜地纺纱织布，以补贴家用。

自从鸦片战争失败，朝廷与英国订立了辱国丧权的《南京条约》，开了五口通商，洋纱洋布潮水般涌入内地。土纱土布花工大，成本高，又不如洋布花色好看，市场全被洋布充斥。渐渐地，三妹织的布滞销了，偶尔卖掉几匹，连本钱也捞不回来。

赖旭虽穷，颇有骨气，不愿意女儿当丫头。但三妹志高，一定要挣几个钱，使父亲寒时有衣，饿时有饭，累时有一杯酒喝。于是，便约了几个同样被洋纱洋布夺了衣饭碗的姑娘，到蓝府当绣花丫头。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此话一点不错，伴随青春的到来，三妹变成一个婷婷袅袅，艳丽多姿的大姑娘了。因为知书识礼，胸襟高远，性格恬淡，使她具有一种特别的风度，既不象土老财们的千金小姐，浓妆艳抹，俗气难耐；又不象穷人家的妹子粗犷、野性十足。她象一朵亭亭玉立的红莲，艳而不媚，丽而不妖，落落大方。

她的美貌远近遍传，求婚的人几乎踏破了门槛。有富家少爷，有穷人娃仔；甚至游手好闲的青皮光棍，操奇计赢的坊主商贾，也都请来媒婆，或亲自登门，想图侥幸于万一。

所有的求婚者都遭到拒绝，三妹的心早有所属——哥哥的好友、板霞村人谭绍光。

谭绍光常随赖文光到家里玩，暗地爱上了她。一天，三妹正在门前的石碓里舂米，谭绍光悄悄走来，红着脸递给她一个用相思树的枝叶精心编成的凉帽，含情脉脉地讲不出一句话来。

聪敏的三妹，从他的神态，从这有特殊含意的礼物，立即就明白了绍光的心。

她拿着凉帽，不知道如何是好，脸红得象醉虾，心儿象小鹿乱撞，全身不住地颤抖。柳条鱼般细长的相思树叶，也在她手中瑟瑟抖着。神秘的幸福与恐惧交织一起，弄得她六神无主，连呼吸都很急促了。

她虽然作了丫头，但毕竟是个秀才的女儿，又读了那么多圣人的书籍，根深蒂固地信奉着婚姻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儿家尤当恪守圣言，切不可越雷池一步。她想起圣人说的“男女授受不亲”这话，十分后悔，为什么不假思索便接下了他私赠之物？这是违背圣教之举，因此很想把它丢弃。

但是，她毕竟是个富于感情的少女。谭绍光正直、粗犷的性格，威武、英俊的仪表，深深地吸引着她，使她爱慕。她曾经在心灵深处，暗暗地期待着这一天，尽管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但，这一天终于来了，而且来得这么突然。在深感羞涩的同时，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冲击着她，她紧捏着凉帽，又舍不得丢弃它。

谭绍光不能理解她复杂、矛盾的心理。当地贫寒之家的青年男女，在情爱和婚姻问题上，是热情奔放，十分自由的。一枚信物，一曲山歌，便可订下终身。什么圣人之教，封建的伦理道德，对他们来说，毫无约束力。无怪一些道学家见到这种淳朴之风，要惊叹“世风日下”，诬之为“与禽兽何异”了。

他忐忑不安地等待她的回答，越是这样，三妹越感到羞怯。她想走开，又舍不得离去。正在左右为难时，忽听屋里父亲一声咳嗽，这咳嗽声显然是故意咳的。听到警告，三妹再也不敢犹豫，将凉帽往谭绍光手中一塞，头也不回地跑回家里去了。

赖旭一手拈须，一手背着，慢慢踱出大门，用古怪的眼光，对绍光上下打量。谭绍光越感到手足无措，如芒在背，一直低垂

着头，就象自知做了错事的孩子，等待大人处分一般。赖三妹在窗眼里偷偷地看着，很担心父亲会大动肝火，给他一顿臭骂，她真为他难过。

但是，三妹的担心是多余的。父亲虽然常常以“书香人家”自诩，生性清高，但对女儿的婚事，倒不很挑剔。生活的阅历使他明白：招一个勤劳的农家青年为女婿，比十个华而不实的富家子弟更牢靠。他暗暗喜欢绍光，也看得出他对女儿的一片痴心。不过，对婚姻大事，他不愿意草率从事，总得依礼而成才行。于是，他故意板起面孔，责备道：“私相授受，非礼也。姑念汝年幼无知，吾不怪汝。夫妇者，人之大伦，岂可以儿戏视之？必当委之于冰人，决之于父母，佑之于天地，方能和睦互敬，举案齐眉也。”

一连串之乎也者，说得绍光如坠五里雾中，半句也不明白。幸亏赖文光干完活回家，一把将他拖到村边，笑道：“家父之意，无非要你请个媒人说合，两家父母首肯，再合个八字儿，只要命中互不相克，即可定此大事。”

谭绍光这才恍然大悟，只是如何请媒，颇费踌躇。媒婆有的是，但仅谢媒钱一项，就无从筹措。要请个朋友出面，又怕礼仪不周，难合赖老先生之意。最后，他决定去求杨秀清。杨秀清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定能办妥这件事。

果然，杨秀清一出面，赖旭便满口应承，换了帖子，合了八字，一切就算定了弦。从此，三妹白天到蓝府绣花，晚上就赶缝嫁装，一针针，一线线，缝进了她的希望，她的深情。

一天，蓝如鉴来到绣花房里，不停地在姑娘们脸上扫视，最后，贪婪的眼光停在三妹的身上，瞪着一双牛鼓眼，一动不动了。三妹感到厌恶，低下头，比吞进一只活苍蝇更加恶心。

蓝如鉴象欣赏一件古玩那样随心所欲地注视着她。从红嫩得仿佛一碰就会绽开的脸蛋，到饱满而富于青春魅力的胸脯，再到

裙下露出的绣花鞋尖儿，无不被他邪恶的眼光触遍。

从此以后，三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象铺满彩霞的天空，悄悄袭来一片险恶的阴云。几个月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蓝如鉴仿佛压根儿把她忘记，她的心才渐渐踏实了。

喜期渐近，三妹的心充满了喜悦和希望。“春播一粒籽，秋收万颗粮”，她和绍光播下的爱情的种籽，理所应当结下丰硕的果实。

两天后，便是蓝如鉴四十大寿，蓝府上下，忙得不可开交。村塾放了假，赖旭不愿奉承主人，乐得在家清闲，吟诗作文自娱。赖文光被主人派到桂平城里采买所需物品。傍晚，三妹绣好了寿幛，累得精疲力竭，回到家里倒床便睡。刚睡不久，便听得蓝府管家骆忠叩门，要父亲去写请柬。父亲推辞不了，随他去了。她没有在意，放心睡着了。半夜醒来，仍不见父亲回家，心里着急，披衣秉烛等待父亲回来。不一会，忽听急促的叩门声，三妹吃了一惊，忙去开门，进来的是一名蓝府的家奴。

家奴神色惊惶，进门就喊：“三妹，你阿爸正写着请柬，忽然昏倒，不省人事，蓝老爷叫我火速请你入府看望。”

赖三妹不敢迟延，立即锁上门，跟家奴进了蓝府。家奴推开一间厢房的门，狡黠地眯了眯眼睛，说：“进去吧，你阿爸就睡在这里。”

赖三妹心急如火焚，完全没有注意家奴的神色。屋里只有一张放下了蚊帐的床，床头一支半明不灭的蜡烛。父亲病这样重，连个照料的人也没有，三妹心中凄然，叫一声：“阿爸！”含泪奔进屋里，扑到床前。当她撩起蚊帐一看，床上睡的哪里是父亲，蓝如鉴这老狗正一丝不挂地对着她狞笑。三妹情知上当，返身去开门，而房门早被家奴从外面锁住了……

写了百余张请柬，已是三更过后，赖旭回到家，见房门紧锁，心中疑惑，女儿素来谨慎，黑更半夜，会到什么地方去呢？

一种莫名的恐怖袭上心头，他背着手来回踱着……

看看天色将明，三妹才踉踉跄跄地归来。见女儿头发蓬散，眼睛红肿，神色惊慌，赖旭一阵哆嗦，伸出双手去迎女儿。三妹靠在门上，呆呆地看着父亲，眼睛象鱼目一样，茫然失神。父女俩就这样对视着，许久，三妹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扑到父亲怀里……

得知事情的经过后，赖旭象被五雷轰顶，一下子瘫倒在破竹椅上。

三妹又是一阵伤心，跪在地上，抱着父亲的双膝哭泣，再也不说一句话。

知女莫如其父，从三妹的神态中，赖旭看出她已经下定了一死的决心。女儿真要死了，生命对于他也失去了一半意义。但是，女人的贞节应该高于一切，受了侮辱，就不应该厚颜苟活；只有死，才能洗尽耻辱，赢得人们的尊敬。那些《烈女传》、《贞妇传》中记载的节妇们，应当是女儿的榜样。他觉得，比起女儿的死可能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贞洁毕竟更重要。

他抹干泪，想讲几句慷慨激昂的话鼓励女儿，却如鲠在喉，半句也说不出。他毕竟是她的父亲啊！

父女俩在难熬的长夜里抱头痛哭……

第二天下午，赖文光自桂平归来，到蓝府交罢货物，方回家中。得知妹妹受辱，他不哭不闹，只是脸色阴沉得象隆冬的彤云。半夜，三妹听见哥哥悄悄出门，心里又急又盼，她希望哥哥能杀掉仇人，又担心他出事。可是，一直到天明，哥哥还没有回来……

蓝府张灯结彩，大排寿筵。红男绿女，纷沓而至。那一派洋洋喜气，与三妹家凄凄惨惨的气氛，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赖旭四处打听儿子的消息，直到傍晚，才有人悄悄告诉他：昨夜赖文光入府行刺，被团丁抓获，至于下落如何，没有一个人知道。

自古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接连而来的不幸，使赖旭无力承受。他疯了，时哭时笑，时奔时卧。赖三妹愤气塞胸，再也看不到一线生的光明。于是，她上山来了……

她在漆黑阴森的密林里呆呆坐着。她的衣衫湿透了——浸透了雨水，也沾满了泪水。

乌云疾驰，狂风呼啸，一道道闪电触目惊心，划破长空，震耳欲聋的雷鸣象要击碎万里山河。

面对死亡，三妹没有恐惧，她心里只有仇恨，只有一个少女含冤负屈的天大遗恨。世界上没有另一颗心，比三妹此时更凄苦，更孤独了。

森林里滚过最后一声雷鸣，旭日驱散了漫天阴霾，晨光透过茂密的枝叶，向林中投进道道光束。三妹站了起来，面对即将要去的那一个冰冷、黑暗的世界，她的心又镇静了。她心想：死，也要干干净净地去死。

她从容地把头发梳理整齐，又从石头下拿出藏好的新衣——这是她为自己准备的嫁衣。她曾经用了不知道多少时间，花了多少心血，一针一线地在上边绣出了一束相思树叶，一对鸳鸯鸟——这是她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啊！

她把嫁衣抖开，深情而惆怅地看看上面亲手绣的图案，慢慢将身上的湿衣脱下，再穿上她的嫁衣——不，她的丧衣。然后，从头到脚检查一遍，觉得一切都周到了，才拿出一根绳带，爬到石上，把绳带结在一根她踮着脚才能摸到的树枝上。她在打最后一个结时，才发现一条手腕粗的蛇，盘在她结绳带的那根树枝上，舌头一伸一缩，喷出咝咝的声音。她平静地看它一眼，最后一次呼唤了父亲、哥哥和绍光的名字，然后，那么镇定、那么坚决、那么从容不迫地将头伸进绳套里去……

半宿雷雨，万山如洗。东方欲晓，晨光熹微，犀牛岭上千株万树，更是蔚然苍秀，清润欲滴。大地从深沉的黑夜里苏醒，野

花飘香，山鸟啁啾，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

两名汉子各执器械，缓缓来到犀牛岭西边的犀牛潭边。年长的约二十六七岁，手执一根三截棍；年少的二十三四，手持大刀一把。二人皆穿练功的紧身衣裤，发辫束在头顶。

犀牛潭东西宽二丈许，南北长约十余丈，潭水碧绿，深不可测。潭边古树夭矫婆娑，若蛇交龙蟠，横覆潭上，使深潭显得阴森。

二人放下器械，在潭边做了一套五禽戏，觉得身上出了微微汗，便捡起器械，顺山径拾级而上。来到岭北头一座古营盘遗址旁，二人向西对着紫荆山看了片刻，使出解数，很认真地练起武来。

看得出，年长者武艺稍逊，玩三截棍颇力不从心；年少的武艺精湛，舞二尺余长的大刀。舞到得意处，只见千道刀光，万朵梨花，绕着他高大魁梧的身躯翻飞盘旋，使人眼花撩乱，动魄心惊，无半星破绽。年长的忍不住停棍观看，不住喝采。

听到称赞，年少的心中十分得意，舞了一路，略歇片刻，重新起刀，打算再玩一套。忽听得南边树林中传来几声似有若无的呜咽，他收步细听，又没有动静了。年长者甚觉蹊跷，提着棍，直向密林深处奔去。

林中夜色犹浓，在迷朦树影中，他看见一个女子吊在古松上晃荡，不由吃了一惊，加快步子，想上前去解救。突然，身后“嗖”的一声尖啸，年少的汉子已将手中大刀掷出，不偏不倚，正好将女子颈上的绳带砍断，那女子重重地落了下来，躺在荒草上。

他俩不敢怠慢，拨开藤葛，穿过灌木丛，来到女子身旁。虽然她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仍可辨出是个年华正茂的绝色美女。

年长的汉子顾不得细看，伸手在她嘴前试了试，感觉不到一